

第二節 大乘佛教所傳

第一項 原始大乘與最古大乘 (pp. 553–562)

一、日本學者對最先出現大乘經之考察 (pp. 553–554)

在大乘經出現中，那些大乘經最先出現？

(一) 平川彰

1、最古的大乘經有二系

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提出了「最古的大乘經」。以^[1]原始《般若經》與《阿閼佛國經》，及^[2]《般舟三昧經》與《大阿彌陀經》為二系，即

◎般若法門與東方阿閼淨土，

◎西方阿彌陀淨土與念佛的般舟三昧。

2、先行大乘經

◎次從古譯大乘經中，所見的大乘經，推定為「先行大乘」。如

◎《大阿彌陀經》所說的《道智大經》、《六波羅蜜經》；

◎《遺日摩尼寶經》所說的《六波羅蜜經》、《菩薩藏經》、〈佛諸品〉；

◎其他古譯經所說的《三品經》、《菩薩藏經》、《六波羅蜜經》。

※所以，《道智大經》、《六波羅蜜經》、《菩薩藏經》、《三品經》、〈諸佛品〉，是比較早出的大乘經。⁶⁶

3、以經典的譯出年代來決定其出現的先後

博士的意見，著重於譯出的先後。所說的二系及先行大乘，大體上是這樣說的。

(二) 靜谷正雄

靜谷正雄所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分「原始大乘」與「初期大乘」。

1、原始大乘經：推定有十三部

舉^[1]《大阿彌陀經》，^[2]《阿閼佛國經》，^[3]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^[4]《阿難四事經》，^[5]《月明菩薩經》，^[6]《龍施女經》，^[7]《七女經》，^[8]《老女人經》，^[9]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，^[10]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，^[11]《佛說心明經》，^[12]《太子和（私？）休經》，^[13]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——13部為「原始大乘經」。

2、「原始大乘」與「初期大乘」的判定，乃依小品為分界點

他以為：「本書分小品（般若）以前的原始大乘，小品（般若）以後的初期大乘」⁶⁷；也就是：「初期大乘佛教，（有）未受般若思想影響的原始大乘，般若以後的初期大乘二階段」⁶⁸。這二階段的時代，推定為⁶⁹：

⁶⁶ [原書 p. 557 註 1]平川彰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pp. 98–133。

⁶⁷ [原書 p. 557 註 2]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. 296。

⁶⁸ [原書 p. 557 註 3]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. 293。

⁶⁹ [原書 p. 557 註 4]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. 274。

	原始大乘	初期大乘
萌芽期	紀元前 100 — 1	紀元後 50 — 100
發達期	紀元後 1 — 100	紀元後 100 — 250

3、原始大乘教義之定位

「原始大乘」是未受般若思想影響的，所以「原始大乘」的教義，是⁷⁰：

- ◎「原始大乘的教義，詳細分別來說，以成佛為理想，四無量心，實踐六波羅蜜。
- ◎重誓願，阿彌陀佛等他方佛的信仰。
- ◎重佛塔供養，說若干三昧，安立菩薩階位，禮佛懺悔法等」。

（三）導師之評

- ◎重視塔寺與信願的大乘，是一般的通俗的信行大乘；以此為原始，以法行的智證大乘為後起，是我們所不敢苟同的。
- ◎在「初期大乘」中，列有《如來興顯經》，《大哀經》，⁷¹似乎也沒有考慮到「初期大乘」與「後期大乘」的區別。

二、印順法師對大乘經出現的先後，提出三個方向來審定初期大乘之成立全貌（pp. 554-555）

關於大乘經出現的先後，有幾點是應該注意的。

（一）先有法的存在，後才有經典之集出

- 一、「法」是在先的；無論是信仰，行儀，修行方法，深義的證悟；傳說的、傳布的、傳授的，都是先有「法」的存在，孕育成熟而集出來的。一種信仰，儀制，修行的教授，不是憑個人編寫而有，總是比經典的集出為早的。

（二）依經文的體裁，或前後關聯而論證古今，才具意義

- 二、《華嚴》、《般若》、《涅槃》、《大集》、《法華》等大經，固然有先集出的，續集的，補充的，或重新組合等過程，不能以一概全而說古說今。就是不太長的經典，也可能有過變化、補充的；這大體可依經文的體裁，或前後關聯而論證出來。

（三）多元化的大乘思潮，會合而成大乘佛教的全體

- 三、大乘佛經的出現，是多方面的。

- ◎以人來說，
 - ◎重信的，重智的，重悲的；
 - ◎重理想的，不忘現實的；
 - ◎住阿蘭若的，住寺院的；
 - ◎闡揚深義的，通俗教化的；
 - ◎出家的，在家的；

⁷⁰ [原書註 p. 558，註 5]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. 48。

⁷¹ 印順導師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 章〈序說〉，p. 36：「附帶要說到的，一、竺法護所譯的，如《度世品經》，《等目菩薩所問經》，《如來興顯經》，都是大部《華嚴經》的一品。《大哀經》，《寶女所問經》，《寶髻經》，是《大集經》的一分。在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中，引用了《大哀經》，《寶女經》，《如來興顯經》，以說明如來藏、佛性。」

⊙重法的，重律的：

※因各人所重不同，領受佛法也就差別。

◎在大乘佛教孕育成熟而湧現時，這也是「百川競注」，從不同的立場而傾向於大乘，化合於大乘，成為大乘佛教的一個側面。而這又相互影響，相互對立，相互融攝，而形成大乘佛教的全體。

〔四〕結

如忽略這些，任何考據、推論，都不可能表達「初期大乘佛教」成立的全貌。

三、部派佛教內容的大乘傾向，引發大乘 (pp. 555-557)

〔一〕部派教典的大乘化

在佛教的發展中，是從部派佛教，演進到大乘佛教，但在大乘興起後，部派佛教所有的教典或傳說，也可能受影響，染上大乘色彩，或改化為大乘的經典。如

1、例子一

〔1〕《四分律比丘戒本》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受到大乘之影響

◎《四分律比丘戒本》說：

「我今說戒經，所說諸功德，施一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」⁷²。

◎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也說：

「我已說戒經，眾僧長淨[布薩]竟，福利諸有情，皆共成佛道」⁷³。

※發願迴向，眾生同成佛道，是大乘的立場。

〔2〕勘檢其他部派之律本內容

◎聲聞部派的《戒本》，怎麼會迴向佛道呢？說一切有部 (Sarvāstivāda) 的舊律——《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》說：

「慚愧得具足，能得無為道，已說戒經竟，僧一心布薩」⁷⁴。

◎《十誦律》本，是願大眾得無為（涅槃）道的；其他部派的戒本，也是這樣。

〔3〕小結

可見《四分律》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，是受到大乘的影響而有所修改了！

2、例子二

〔1〕《申日經》未受大乘影響之固有內容

又如尸利掘多 (Śrīgupta，或音譯「申日」，義譯為「德護」等) 請佛應供，設火坑毒飯來害佛的故事，《十誦律》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》、《增壹阿含經》、南傳的《法句義釋》，都說到這件事⁷⁵，這是部派佛教固有的傳說。

〔2〕勘檢晉宋譯本可知已受大乘之影響

現存漢譯經中，如晉竺法護所譯《月光菩薩經》，傳為[：]

⁷² [原書 p. 558 註 6] 《四分律比丘戒本》卷 1 (大正 22, 1023a)。

⁷³ [原書 p. 558 註 7]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卷 1 (大正 24, 508a)。

⁷⁴ [原書 p. 558 註 8] 《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》卷 1 (大正 23, 479a)。

⁷⁵ [原書 p. 558 註 9] 《十誦律》卷 61 (大正 23, 464b-c)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》卷 7、8 (大正 24, 443b-445b)。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41 (大正 2, 773c-775 b)。《法句釋》，見《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》p. 621。

1) 竺法護譯的《申日經》，

2) 宋求那跋陀羅 (Guṇabhadra) 所譯《申日兒本經》⁷⁶，

◎敘事雖大致相同，卻多了「申日」子月光 (Candraprabhā)，月光勸父——申日，切不可害佛。

◎經說月光「慈悲愍世，……欲度眾生」；「先世宿命，……志在大乘」；「過(去)世宿命學佛道」⁷⁷，是菩薩模樣，但經義還是部派的舊傳說。

(3) 至隋譯本之後，已成為大乘經

◎到了隋那連提耶舍 (Narendrayaśas) 所譯《德護長者經》⁷⁸，讚月光童子菩薩的種種功德，已成為大乘經。

◎月光童子菩薩末世護法的傳說，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很大。⁷⁹

◎傳為支謙所譯的《月明菩薩經》，說到「申日有子，字栴羅法 (漢言月明)，有清淨之行」⁸⁰。不說申日害佛事，專為月光童子說菩薩行，也是大乘經，與高齊那連提耶舍所譯的《月燈三昧經》有關⁸¹，但《月燈三昧經》連篇偈頌，文字極為繁衍。

(4) 小結

申日及月光童子的傳說，是在大乘開展中，部派舊傳說的大乘化。

(二) 部派所傳故事的大乘化

受大乘影響而演化的例子，不在少數，如

1、佛為梵志婦受佛記

◎竺法護所譯的《心明經》，梵志婦飯汁施佛，佛為梵志說尼拘陀樹子的譬喻，故事見《根有律藥事》⁸²。

◎《律》說：佛為梵志婦受辟支佛記，梵志聞佛說四諦而悟入。

◎《心明經》說：「解深妙法，如幻、如化、如水中月、影、響、野馬，卻三十劫當得作佛」；

※梵志也因佛說四諦而得悟⁸³，這是部派所傳故事而大乘化的一例。

⁷⁶ [原書 p. 558 註 10] 《月光童子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5a 以下)；《申日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7c 以下)；《申日兒本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9c 以下)。

⁷⁷ [原書 p. 558 註 11] 《月光童子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6a)；《申日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8b)；《申日兒本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9c)。

⁷⁸ [原書 p. 558 註 12] 《德護長者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40b 以下)。

⁷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淨土與禪》，pp. 18-19：「月光童子或月光菩薩，與彌勒的思想相融合：所以有月光童子菩薩出世，天下太平的傳說。可斷為苻秦或姚秦時代所譯的（《月光童子經》異譯）《申日經》說：『月光童子當出於秦國，作聖君，受我經法，興隆道化』。……這些，都說到中國經過極度混亂，大火災，月光童子出現於世。這時候，天下奉行佛法，世界太平。雖說這是可疑的偽經，但原始的傳說，見於西來的譯典。而且這正可以說明，彌勒人間淨土的思想，是怎樣在中國廣大的佛教人間，起著熱烈的盼望！」

⁸⁰ [原書 p. 558 註 13] 《月明菩薩經》卷 1 (大正 3, 411a)。注說「漢言」，本經可能不是支謙譯的；《申日經》卷 1 也說：「申日有子，名栴羅法 (漢言月光)」 (大正 14, 818b)，可能與《月明菩薩經》，出於同一人所譯。

⁸¹ [原書 p. 558 註 14] 《月燈三昧經》卷 8 (大正 15, 599c-600c)。

⁸² [原書 p. 558 註 15]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 8 (大正 24, 36a-37a)。

⁸³ [原書 p. 559 註 16] 《心明經》卷 1 (大正 14, 942c)。

2、佛為過去生母受佛記

◎如支謙所譯的《老女人經》（異譯有宋失譯的《老母經》，求那跋陀羅所譯《老母女六英經》）：佛為老母說深法——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。

◎這位老女人，是佛過去生中的生母；為授記——往生阿彌陀佛國，將來成佛⁸⁴。

◎老女人是佛過去的生母，也出於《根有律藥事》，但老母是聞四諦法，得預流果⁸⁵。

3、佛為七女受佛記

◎又如支謙所譯的《七女經》：佛因婆羅門的七位女兒，說到過去迦葉（Kāśyapa）佛時，機惟尼王的七女事，為七女授記作佛⁸⁶。

◎七女事，與南傳《本生》、《長老尼譬喻》所說相關⁸⁷。七女是 Kiki（梵語 Kṛkin）王女，Kiki 王是迦葉佛的護持供養者。

◎部派所傳，七女是今七大比丘尼（阿羅漢）的夙世事，而《七女經》的七女，轉化為發菩提心，將來成佛了。

4、小結

這類篇幅不太長的經典，是在大乘開展中，部派所傳故事的大乘化，不是大乘佛教的先聲。

（三）結

本書所要注意的，是部派佛教內容的大乘傾向，引發大乘，大乘佛法開展的歷程。

⁸⁴ [原書 p. 559 註 17]《老女人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911c-912b）。

⁸⁵ [原書 p. 559 註 18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 10（大正 24，44b）。

⁸⁶ [原書 p. 559 註 19]《七女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907c-909b）。

⁸⁷ [原書 p. 559 註 20]《小部》「本生」（南傳 39，265）；《小部》「長老尼譬喻」（南傳 27，405-446）。

第二項 六度集——重慈悲 (pp. 559–562)

初期大乘經中所見的，被稱為「先行大乘」的，試為分別的檢討。

一、古代流行早於大乘經而被看作大乘經之聖典 (p. 559)

- ◎《大阿彌陀經》，《平等覺經》，說到《六波羅蜜經》。
 - ◎《遺日摩尼寶經》及異譯本，在「樂求經法」中，都有「六波羅蜜」。
 - ◎《佛說太子和（私？）休經》，與異譯《佛說太子刷護經》，也說到《六波羅蜜經》。
 - ◎《月燈三昧經》說到「六波羅蜜」，梵本作 *Ṣaṭpāramitā-saṃgīti*。saṃgīti，一般譯作「結集」或「集」，所以是《六波羅蜜集》。
- ※這確是古代流行，早於大乘經，而被看作大乘經的聖典。

二、漢譯之「六度集」與古傳之「六波羅蜜集」相合 (pp. 559–560)

在漢譯的經典中，吳康僧會（西元 251 年）譯出的《六度集》，或名《六度集經》，與大乘經所見的《六波羅蜜經》、《六波羅蜜集》相合。

（一）以六度為架構

1、略述《六度集經》之架構

這部經，共 8 卷，以六度分類：^[1]布施度無極 26 事，^[2]持戒度無極 15 事，^[3]忍辱度無極 13 事，^[4]精進度無極 19 事，^[5]禪度無極 9 事，^[6]明度無極 9 事，合共 91 事。

2、別辨禪度只有八事

然禪度初說（74），「禪度無極者云何」一事，是禪度的解說；如除去這一事，全集實為 90 事。⁸⁸

（二）六度大行之體例

1、六度皆出於本生

所說的菩薩六度大行，都出於「本生」，

2、有別於其他五度的禪度體例

◎惟有禪度所說，體例有些不合。如

- ◎（75–76）「昔者比丘」下，是比丘們修禪的一般情形，卻以「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」作結。⁸⁹
- ◎（77–79）三事，是釋尊成佛以前的人禪故事。
- ◎（80）事，出於《長阿含經》的《遊行經》⁹⁰，也是釋尊的現生事。
- ◎（81）是《般若經》常悲（常啼 *Sadāprarudita*）菩薩事；但說「眾祐自說為菩薩時，名曰常悲」⁹¹，作為釋尊的「本生」，與《般若經》不合。
- ◎（82）事是釋尊的「本生」。

◎禪度的體例，與其他五度不同，又加入《般若經》常啼菩薩的求法故事。

⁸⁸ [原書 p. 562 註 1] 《六度集經》卷 7（大正 3，39a–b）。

⁸⁹ [原書 p. 562 註 2] 《六度集經》卷 7（大正 3，39c–41a）。

⁹⁰ [原書 p. 562 註 3] 《長阿含經》卷 3《遊行經》（大正 1，19a–c）。

⁹¹ [原書 p. 562 註 4] 《六度集經》卷 7（大正 3，43a）。

〔三〕與《六度集經》同性質之其餘集經

《六度集經》以外，《出三藏記集》〈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〉中，有當時有本可據的《本行六波羅蜜經》1卷⁹²；又《六波羅蜜經》1卷，《六度六十行經》1卷⁹³，極可能是《六度集經》同性質的聖典。《六度六十行經》，應該是六十事的譯本。

三、略說六度 (pp. 560–562)

〔一〕六度的由來

六度，本從「本生」的內容分類而來。

〔二〕《六度集》的由來

◎選擇部分的「本生」談，隨類編集，稱為《六度集》。

◎或作《應六波羅蜜經》⁹⁴，應是相應 (samyukta)，正是隨類纂集的意思。

〔三〕六度開展了大乘菩薩道

這雖是部派佛教所傳的，但是菩薩修行的模範，受到佛教界的尊重（古代每用為通俗教化的材料）。

※大乘菩薩道，依此而開展出來（在流傳中，受到大乘佛教的影響）。

〔四〕六度充滿人間的現實意味

六度，是從釋尊菩薩時代的大行而類集所成的，所以充滿人間的現實意味。

〔五〕六度的修行重心

1、不重禪定

禪度而屬於「本生」的，僅有（82）一事，可見菩薩道是不重禪定的。⁹⁵

2、重於悲行

◎依《六度集經》對六度的解說，可見菩薩道是重於悲行的，如《六度集經》⁹⁶說：

- ◎「布施度無極者，厥⁹⁷則云何？慈育人物，悲愍群邪，喜賢成度，護濟眾生。……布施眾生，饑者食之，渴者飲之，寒衣、熱涼，疾濟以藥。車馬舟輿，眾寶名珍，妻子、國土，索即惠之」。
- ◎「忍辱度無極者，厥則云何？……眾生所以有亡國、破家、危身、滅族，生有斯患，死有三（惡）道之辜，皆由不能懷忍行慈，使其然矣。菩薩覺之，即自誓曰：吾寧就湯火之酷，菹醢之患，終不恚毒加於眾生。……自覺之後，世世行慈」。

⁹² [原書 p. 562 註 5]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4（大正 55，29c）。

⁹³ [原書 p. 562 註 6]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4（大正 55，36b）。

⁹⁴ [原書 p. 562 註 7] 《大寶積經》卷 77〈富樓那會〉（大正 11，441b）。

⁹⁵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3 章〈本生·譬喻·因緣之流傳〉，p. 143：「『禪度無極』九章，只有『那賴梵志本生』，可說是過去生中所行。在釋尊的『本生』與『譬喻』中，當然有修禪的，但禪定帶有獨善的隱遁風格，不能表現菩薩求無上道的精神。所以部派佛教所傳說的菩薩，是不重禪定的。在聲聞學者看來，菩薩是『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』的。《小品般若經》也說：菩薩不入深定，因為入深定，有退轉聲聞果的可能。部派佛教所傳的（原始的）菩薩，或不重般若，或不重禪定。」

⁹⁶ [原書註 p. 562，註 8] 《六度集經》卷 1（大正 3，1a）。又卷 5（大正 3，24a–b）。又卷 6（大正 3，32a）。

⁹⁷ 【厥】〔jué ㄐㄨㄛˊ〕5.代詞。其。起指示作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，p. 936）

◎「精進度無極者，厥則云何？精存道奧，進之無怠。……若夫濟眾生之路，前有湯火之難，刃毒之害，投躬危命，喜濟眾艱」。

◎布施，忍辱，精進，充滿了對眾生的悲心悲行。

◎布施度利濟眾生（並不重供養三寶），共 26 事，佔全經百分之二十九，可見悲濟眾生的重要！

3、諸佛菩薩從大悲生

（1）菩薩但從大悲生

大乘經說：「菩薩但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」⁹⁸，說明了悲濟在菩薩道中的地位。

（2）釋尊是悲增上菩薩的楷模

◎最足以表現大乘慈悲精神的，是釋尊。釋尊「本生」的重於悲濟，如《六度集經》所說。釋尊立願在穢土成佛，所以從淨土來聽法的，都讚歎釋尊的慈悲，在穢土修行的功德。如《持世經》說：

「我常長夜莊嚴如是願，如是精進忍辱行：為苦惱眾生無救護者，無依止者，多墮惡道者，我於爾時（在五濁惡世）當成佛道，利益無量阿僧祇眾生」⁹⁹。

◎在穢土修行，在穢土成佛度眾生，如釋尊那樣，正是悲增上菩薩的楷模！

⁹⁸ 編者按：尚未找到與引文相同的經典出處，唯意義相當的經文有以下兩則：

（1）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0〈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〉（大正 10，846a13-22）：

「……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，因於眾生而起大悲，因於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覺。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枝葉、華果悉皆繁茂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，亦復如是；一切眾生而為樹根，諸佛菩薩而為華果，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。何以故？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屬於眾生，若無眾生，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。」

（2）《十二門論疏》卷 1（大正 42，179a7-9）：「又《華嚴》云：金剛但從金性出，不從餘寶生；菩提心唯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。」

⁹⁹ [原書 p. 562 註 9]《持世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644c）。

第三項 道智大經——重智慧 (pp. 562–568)

一、阿彌陀佛在西方淨土中宣說《六波羅蜜經》及《道智大經》 (p. 562)

◎阿彌陀 (Amitābha) 佛在西方淨土中，為大眾宣講《六波羅蜜經》、《道智大經》，是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（簡稱《大阿彌陀經》），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所說的。

◎這二部經的譯者，學者間雖有異說，但總是與支婁迦讖 (Lokakṣema) 及支謙有關的。

二、《道智大經》 (pp. 562–565)

（一）較《大阿彌陀經》出現得早

在《大阿彌陀經》中，有《道智大經》的名字，可見《道智大經》的傳出，是比《大阿彌陀經》更早的。

（二）部類與性質不明

但在漢譯的藏經中，沒有《道智大經》，所以《道智大經》的部類與性質，不容易論定。

（三）原語義為「悟的智慧」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以為「道智」的原語，明顯的是「悟的智慧」¹⁰⁰，這大概是不會錯的。

（四）屬於「先行大乘」的古典

◎這是「先行大乘」，屬於智慧

◎經的名稱——《道智大經》，富有傳統的古典意味。

（五）可以「大經」推見別有「小經」的存在

◎在《中部》中，有《毘陀羅大經》、《毘陀羅小經》；《空大經》、《空小經》（漢譯為《大空經》、《小空經》）；《苦蘊大經》、《苦蘊小經》；《牛角娑羅林大經》、《牛角娑羅林小經》等。

◎如有兩部經，是同一地區，或所說的内容相近，就分別為「大經」與「小經」。依古代的習慣用法，從《道智大經》的名稱，可以推見還有《道智小經》的存在。

（六）釋《道智大經》之「道」義

道智的「道」，依古代譯語，

1、「道路」、「方法」義

或是 mārga，這是道路（方法）的道。

2、「菩提」義

◎或是 bodhi——「菩提」的意譯。

◎譯菩提為道，所以譯菩提心為「道意」，譯得菩提為「得道」等。

3、「一切（相）智」義

然古譯的「道」，至少還有另一原語，如支讖所譯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〈道行品〉的「道」。

¹⁰⁰ [原書 p. 568 註 1]平川彰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p. 121。

〔1〕〈道行品〉各譯本之譯語

◎〈道行品〉的各種譯本的譯語如下：

- 〈道行品〉——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
- 〈行品〉——《大明度經》
- 〈道行品〉——《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》
- 〈初品〉——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
- 〈妙行品〉——《大般若經第四分》
- 〈了知行相品〉——《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
- 〈行品〉——《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

〔2〕「行」與「道」、「妙」、「了知」搭用

◎〈道行品〉，《小品般若經》作〈初品〉，可說沒有將品名譯出。

◎其他的各本，分為二類：

- 一、〈行品〉。
 - 二、〈道行品〉、〈妙行品〉、〈了知行相品〉為一類；
- ※在「行」上，還有「道」、「妙」、「了知」一詞。

〔3〕「了知」是「一切（相）智」的對譯

◎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與《大般若經第四分》，及梵本《八千頌般若》——Aṣṭasāhasrikā-prajñāpāramitā 相當。

◎《八千頌般若》第一品，作 sarvākārajñātācaryā prathamah parivartah，應譯為〈一切相智（性）行品[第一]〉。

※這可見〈了知行相品〉的「了知」，是「一切（相）智」的對譯。

〔4〕「一切（相）智」是聖者的究竟智

A、「一切（相）智」之異名

「一切智」（sarvajñā），是部派佛教固有的術語¹⁰¹，孳生¹⁰²流演而分為四名：

- ◎「一切智」，
- ◎「一切相智」（sarvākārajñātā），
- ◎「一切種智」（sarvathājñāna），
- ◎「一切智智」（sarvajñāna），

※這四名可說是同一內容。

B、「一切（相）智」之歸屬

這是聖者的究竟智；

〔A〕《大毘婆沙論》

《大毘婆沙論》的正義，是佛智。¹⁰³

¹⁰¹ [原書 p. 568 註 2]《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》卷 9（大正 28，795c–796a）；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5（大正 27，74a）。

¹⁰² 【孳〔zī ㄗ ㄩ ˋ〕生】繁殖；滋長；產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4，p. 238）

¹⁰³ [原書 p. 569 註 3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5（大正 27，74a）。

〔B〕《大般若經》後分

《大般若經》後分，雖以一切智為聲聞、辟支佛智¹⁰⁴，但在《道行般若經》——〈小品〉中，菩薩修學般若，是以「薩婆若」（一切智）、「薩婆若智」（一切智智）為理想的。

〔七〕結

◎「一切（相）智」與無上菩提的內容相同，所以支讖所譯《道行般若經》，就譯〈一切（相）智行品〉為〈道行品〉了。

◎支讖，正是說到《道智大經》的《大阿彌陀經》的譯者。¹⁰⁵

三、進一步推斷《一切（相）智經》，是原始般若經——〈道行品〉部分（pp. 565-566）

〔一〕「一切（相）智」是全經的總名，行（相）是對其他而立的品名

進一步說，原始《般若經》的名稱，可能是：「一切（相）智」是全經的總名；行（或「相」）是對其他而立的品名。因為「一切智」與「行」，是有區別而可以分離的。

◎如《般若經》的釋論——《現觀莊嚴論》，是印度晚期的作品。傳說該論依古本八千頌本，分全論（也就是全經）為八章，第一章名 *sarvākārajñatā*（「一切相智性」），包括了〈道行品〉全部在內，沒有說「行」。

◎現存二萬五千頌梵本 *Pañcaviṃśatisāhāśrikāprajñāpāramitā*，與《大般若經》第二分相當，分二十四品，初品名 *sarvākārajñatādhikāraḥ subhūtiparivartaḥ*，雖只包括一小部分，還是先標「一切（相）智」。

※所以「一切（相）智」是全經的名稱，「行」是對後而立的品名。

〔二〕下品系與中品（大品）系，皆以行為品名

◎如上列《道行般若經》系的各本，有的但說〈行品〉。

◎而「大品」（《大般若經》前三分）¹⁰⁶系的各本，也有〈行品〉，如

◎唐譯初分（10）〈般若行相品〉；二分（9）〈行相品〉；

◎《放光般若經》（9）〈行品〉；

◎《光讚經》（9）〈行品〉；

◎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（10）〈相行品〉；

※「行」都指其中的一部分。

〔三〕小結

◎《道行般若經》從〈道行品〉得名；〈道行品〉實為〈一切相智行品〉的古譯。

◎「道」是「一切（相）智」，與「行」是有區別的。

◎支讖譯「一切（相）智」為「道」，那末在他所譯的《大阿彌陀經》中，說到《道智大經》，推斷為《一切（相）智經》，是原始《般若經》——〈道行品〉部分，是極有可能了。

¹⁰⁴ [原書 p. 569 註 4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1（大正 8，375b）。

¹⁰⁵ [原書 p. 569 註 5]一般作此說，然印順導師以為支讖所譯的，是稱為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的那本《大阿彌陀經》。

¹⁰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0 章〈般若波羅蜜法門〉，p. 597：「玄奘所譯的《大般若經》16 會，可以分為三大類。前 5 分是第一類：前 3 分雖廣略懸殊，然內容都與古說的《大品》相同。」

四、論證〈道行品〉為原始的《般若經》(pp. 566–568)

(一)《道行般若》之〈道行品〉，古代名為《道行經》

- ◎〈道行品〉是《道行般若經》的原始部分，古代是先出而流傳的，名為《道行經》。
- ◎《出三藏記集》載：「《道行經》一卷。右一部，凡一卷，漢桓帝時天竺沙門竺朔佛齋胡本至中夏，到靈帝時，於洛陽譯出」¹⁰⁷。這一卷本的《道行經》，就是《道行般若經》的〈道行品〉。
- ◎道「安公為之注」，現附在《大明度經》卷 1。¹⁰⁸

(二)導師認為梶芳光運的論斷詳密

梶芳光運博士，對《般若經》各種異本，作詳密的對比檢討，論斷為：

- ◎《道行般若經》——「小品般若」先出；¹⁰⁹
- ◎《道行經》中〈道行品〉（一部分），是原始的《般若經》¹¹⁰。

1、評作者之輕忽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

- ◎沒有注意在《大阿彌陀經》成立以前，已有重智的《道智大經》；
 - ◎也不重視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——《道行般若經》的先後集出，〈道行品〉最先出的事實。
- ※竟以《小品般若經》為初期大乘，不是原始大乘，也就是遲於《大阿彌陀經》。

2、檢討作者於書中所舉之理由，看〈道行品〉是否屬於後起

該書所說原始大乘與初期大乘的區別¹¹¹，有些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。現在且依該書所舉的理由，來檢討〈道行品〉（古《道行經》）是否屬於後起的。

1.原始般若——《道行（品）經》，

- ◎沒有佛塔信仰，沒有批評佛塔信仰，也沒有說「經卷供養」。
- ◎這是般若法門，在深智悟入的原始階段，還沒有開展為攝化大眾的法門。

2.〈道行品〉說到了「摩訶衍」——大乘(mahāyāna)，但這是後起的，增補的（如下一章說）¹¹²，不能因此而論證《道行經》為遲於《大阿彌陀經》的。

¹⁰⁷ [原書 p. 569 註 6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2（大正 55，6b）。

¹⁰⁸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0 章〈般若波羅蜜法門〉，p. 600：「道安為一卷的《道行經》作『序注』；現存支謙的《大明度經》的〈道行品〉，附有注說，應該就是道安注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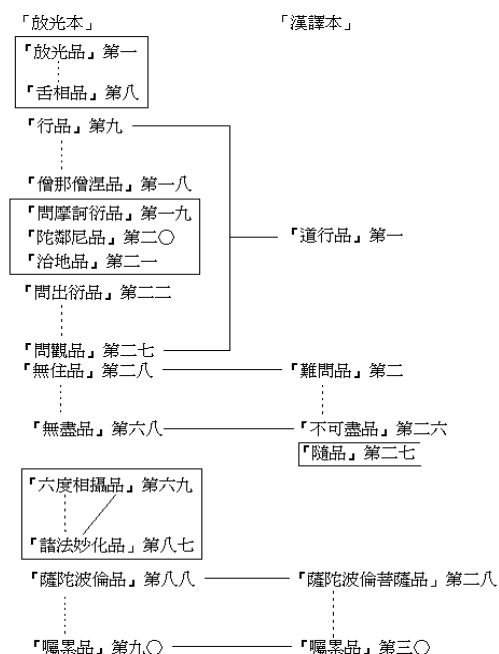
¹⁰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0 章〈般若法門〉，pp. 599–600：「一、『下品般若』（依《大智度論》三部說，稱為「下中上」）：這是中國古代所傳的『小品』類。現存的華文譯本，共有七部：1.《道行般若經》10 卷，後漢支（婁迦）識譯……『下品』類七部中，1.《道行般若經》，漢靈帝光和二年（西元 179）譯出，是華文中最古譯出的《般若經》。」

¹¹⁰ [原書 p. 569 註 7]梶芳光運著，《原始般若經之研究》，pp. 559–656。

¹¹¹ [原書 p. 569 註 8]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p. 47–49；pp. 60–64。

¹¹²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0 章〈般若波羅蜜法門〉，p. 622：「依『中品般若』的『放光本』說，全經可分為三部分：『前分』、『中分』、『後分』。『中（問部）分』，從〈行品〉第 9，到〈無盡品〉第 68，共 60 品，占全經的三分之二。這部分，與『漢譯本』的前 26 品相當（廣與略不同），僅在論到『大乘』時，『中品般若』多了〈問摩訶衍品〉、〈陀鄰尼品〉、〈治地品〉——三品。」

3. 「空」(śūnya)、「無生法忍」(anupattika-dharma-kṣānti)，是《小品般若經》所說的。但在〈道行品〉中，說「不可得」、「如虛空」(ākāśa)，而沒有說「空」。說一切法「無所生」、「無生」，沒有說「無生法忍」。
4. 「僧那僧涅」——「弘誓莊嚴」(sannāha-sannaddha)，早見於部派佛教《大事》所說；〈道行品〉說到「僧那僧涅」，不能證明為遲出。
5. 「迴向」(pariṇāma)，〈道行品〉沒有說。
6. 「法師」(dharma-bhāṇaka)，〈道行品〉沒有說，那是重在深修，而還沒有用作普化人間的方便，與沒有說「經卷供養」一樣。¹¹³
7. 「聲聞」(śrāvaka)，是《小品般若經》所說的，但〈道行品〉也說「阿羅漢法」，與《大阿彌陀經》一致。
8. 「六波羅蜜」是部派佛教所成立的。在六波羅蜜中，菩薩特重於般若波羅蜜(prajñāpāramitā)，說一切有部的大德法救(Dharmatrāta)，已經這樣說了¹¹⁴。一般通俗的教化，泛說六度；利根深智的，闡揚般若。這那裡能用六度與般若度，來分別經典成立的先後？
9. 《道行(品)經》，沒有說「發菩提心」，而說「心不當念是菩薩」¹¹⁵。其他的譯本，如[：]
⊙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作「不念是菩薩心」¹¹⁶；



¹¹³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15章〈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〉，p. 1277：「般若太深，而固有教團中又不容易開展，所以般若行者，在六齋日，展開通俗的一般教化，攝化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對於讀、誦、解說——攝化一般信眾的『法師』，由於菩薩比丘還少，信心懇篤，理解明徹而善於音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就出來協助而成為『法師』。……以善男子、善女人為『法師』的『般若法門』，是一般的攝化，不能說『般若法門』是重於在家的。」

¹¹⁴ [原書 p. 569 註 9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53 (大正 27, 780a)。

¹¹⁵ [原書 p. 569 註 10]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 (大正 8, 425c)。

¹¹⁶ [原書 p. 569 註 11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 (大正 8, 537b)。

- ⊙《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》作「其心不當自念我是菩薩」¹¹⁷；
- ⊙《大般若經》第五分作「不執著是菩薩心」¹¹⁸；
- ⊙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作「不應生心我如是學」¹¹⁹。

※這都是「不自念是菩薩」，「不自念是菩薩心」的意思。

說「菩薩心」而沒有說「菩提心」，與《大阿彌陀經》一致，《大明度經》作「不當念是我知道意」¹²⁰；《大般若經》第四分作「菩提心」¹²¹，那是受到了《般若經》後來的影響。〈道行品〉的原本，顯然是「菩薩心」。

3、小結

- ◎依上來的分辨，可見《般若經》的原始部分——《道行（品）經》，雖重在智證，與重信的不同，多了「僧那僧涅」、「如虛空喻」，但在術語上，至少與《大阿彌陀經》同樣的早出。何況《道行（品）經》還可能就是《道智大經》呢？所以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泛說《小品般若經》為初期大乘，不是原始大乘，論斷是不免輕率了的！
- ◎初期大乘的西方淨土說，不一定如某些祖師、學者所說的。阿彌陀佛成就莊嚴的淨土，用為攝化的方便；環境優異，來生者容易成就——不退菩提。然要得解脫，成就佛道，如說但憑信願，不用深慧，那是非佛法的！豈不見阿彌陀佛在淨土中，宣說《道智大經》？¹²²小本《阿彌陀經》，也是「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，八聖道分」¹²³——法音宣流嗎？

¹¹⁷ [原書 p. 569 註 12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508c）。

¹¹⁸ [原書 p. 569 註 13]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56（大正 7，866a）。

¹¹⁹ [原書 p. 569 註 14]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587b）。

¹²⁰ [原書 p. 569 註 15]《大明度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478c）。

¹²¹ [原書 p. 569 註 16]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38（大正 7，763c）。

¹²²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9 章〈大乘經之序曲〉，pp. 562-563：「在《大阿彌陀經》中，有《道智大經》的名字，可見《道智大經》的傳出，是比《大阿彌陀經》更早的。」

¹²³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卷 1，大正 12，347a15。

第四項 三品經——重仰信¹²⁴ (pp. 568–578)

一、序說 (p. 570)

(一) 重智慧

◎佛法根源於釋尊的正覺，所以佛法是以覺悟為核心、根本的。

◎從「佛法」而發展到「大乘佛法」，代表法性深悟的，最先出現的是《道智大經》——「原始般若」。

(二) 重悲行

◎依「佛涅槃後對佛的永恆懷念」為原動力，引發佛與菩薩聖德的崇敬。

◎釋尊的菩薩大行，依「本生」而集成的，是《六度集經》，顯示了菩薩的悲行。

二、重「仰信」的經典出現 (p. 570)

(一) 重仰信法門之緣起

◎對於佛的信敬嚮往，開展出現在十方有佛、有國土的信仰，這是重信的。

◎這個世界有佛出世，而我們卻沒有生在佛世；十方佛現在，而我們（不能生在淨土）又見不到佛。「生不見佛」，在嚮往仰信中，直覺得自己的罪業深重，所以「十方佛現在」的信仰，與懺悔罪業說有關。

(二) 現存說佛名而都說到滅罪之經典

《大正藏》「經集部」1，《千佛因緣經》以下，近 30 部經，說「佛名」而都說到滅罪。

三、《三品經》代表原始的「重信法門」 (pp. 570–573)

念佛禮佛而懺除業障的，首先出現於佛教界的，是《三品經》，代表原始重信的法門。

(一) 《三品經》之原名與異譯本

◎漢安玄所譯的《法鏡經》說：

「晝三夜亦三，以誦三品經事；一切前世所施行惡，以自首悔，改往修來」¹²⁵。

《法鏡經》的異譯，竺法護所譯《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》，也說《三品經》¹²⁶。

◎《大寶積經》（19）〈郁伽長者會〉，作「修行三分，誦三分法」¹²⁷。

西藏譯的《郁伽長者會》，作〈三蘊法門〉¹²⁸。

◎此外，

◎竺法護所譯的《離垢施女經》，作誦習〈三品諸佛經典〉；〈晝夜奉行三品法〉¹²⁹。

¹²⁴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p. 145–147：「在佛前懺悔、隨喜、勸請，本是為初學者開示的通俗易行法門。……這是重信的、易行的廣義念佛法門。……唐義淨譯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（五）〈滅業障品〉，以『四種對治業障』：於十方世界一切如來前，『說一切罪』（懺悔）；勸請（說法及久住世間）；隨喜；迴向。與《三品經》相合。」

¹²⁵ [原書 p. 576 註 1]《法鏡經》（大正 12，18c）。

¹²⁶ [原書 p. 576 註 2]《鬱迦羅越問菩薩行經》（大正 12，26c）。

¹²⁷ [原書 p. 576 註 3]《大寶積經》（19）〈鬱伽長者會〉（大正 11，475c）。

¹²⁸ [原書 p. 576 註 4]《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》卷 23（265）。

¹²⁹ [原書 p. 576 註 5]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95c）。

◎異譯本，瞿曇般若流支（Prajñāruci）譯的《得無垢女經》，作〈三聚法門〉¹³⁰。

◎《大寶積經》（33）《無垢施菩薩應辯會》，作〈三陰經〉¹³¹。¹³²

※依藏譯，可見《三品經》的原名，是「三蘊法門」（tri-skandhaka-dharmaparyāya）¹³³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推定為「先行大乘」經。¹³⁴

（二）《三品經》之內容¹³⁵

1、三品為懺悔、隨喜、勸請

《三品經》的內容，是「懺悔」、「隨喜」、「勸請」。

2、與《三品經》內容相當的現存經典

與《三品經》內容相當的，現存有：

（1）漢譯本

《舍利弗悔過經》 1 卷 漢安世高譯？
《菩薩藏經》 1 卷 梁僧伽婆羅譯
《大乘三聚懺悔經》 1 卷 隋闍那崛多共笈多等譯

（2）藏譯本

《聖大乘滅業障經》 西藏智友等譯

※漢譯的三部經，《大正藏》編入「律部」3。

（三）靜谷正雄對三品初型之考證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對此有詳細的論述。大意說：

1、《舍利弗悔過經》是三品法門的初型，成立於《小品般若經》以前

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是三品法門的初型，分「懺悔」、「隨喜」、「勸請」——三聚，沒有說「理懺」，論斷為成立於《小品般若經》以前。

2、其他三部則已受到《小品般若經》之影響

其他三部，分「懺悔」及「三聚」——「隨喜功德聚」、「勸請功德聚」，「回向功德聚」；「懺悔」中說罪業隨心，空不可得的「理懺」，¹³⁶是受到了《小品般若經》的影響¹³⁷。

¹³⁰ [原書 p. 577 註 6]《得無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105a）。

¹³¹ [原書 p. 577 註 7]《大寶積經》（33）〈無垢施菩薩應辯會〉（大正 11，562b）。

¹³²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. 140：「『品』是 pākṣikā 的義譯，如『三十七菩提分』，或譯『三十七覺品』、『三十七覺支』。但晚期的異譯，轉化為『三聚』或『三蘊』（「三陰」）；蘊，那是 skandha 了。」

¹³³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. 140：「『三品』，或作『修行三分，誦三分經』；或作『三支經』。這可能『品』是 pākṣikā 的義譯，如『三十七菩提分』，或譯『三十七覺品』、『三十七覺支』。但晚期的異譯，轉化為『三聚』或『三蘊』（「三陰」）；蘊，那是 skandha 了。」

¹³⁴ [原書 p. 577 註 8]平川彰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pp. 124–127。但以《私呵昧經》所說的《三篋經》為《三品經》，似乎不正確！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577）

¹³⁵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. 140：「經名『三品』，而實際有四分：『懺悔』，『隨喜』，『勸請』，『回向』，這是值得注意的！依個人的意見，三分、四分是次第集成的。」

¹³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p. 139–140：「這部經，有梁僧伽婆羅（Saṃghavarman）異譯的《菩薩藏經》；隋闍那崛多（Jñānagupta）共達多（Dharmagupta）等譯的《大乘三聚

（四）導師對三品初型之看法

1、《舍利弗悔過經》是以懺悔業障為主的

現存的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是以懺悔業障為主的，而不限於「懺悔」。

2、後三部在分類上的完善顯示為後出

後三部，分作二部分：「^[1]具足當淨一切諸法諸障礙業，^[2]當得值遇一切善法成就具足」¹³⁸；也就是分為

◎滅除業障——止惡，

◎成就善法——生善。

※在分類的意義上，當然是後出的更為完善。

3、對靜谷正雄考證之肯定，與推論三品法門演進之發展階段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

◎引竺法護所譯的《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》說：「我悔一切過，勸助（隨喜的舊譯）眾道德，歸命禮諸佛，令得無上慧」；

◎及異譯《大寶積經》（42）《彌勒菩薩所問會》，也沒有說到「勸請」，

※所以推論為：在三品行以前，有「懺悔」、「隨喜」二品行的可能¹³⁹。這一推論，是非常正確的！其實，在二品行以前，還有原始的「懺悔行」階段。

三品法門的演進與發展			
一品	二品	三品	四品
原始的懺悔行	懺悔	懺悔	懺悔
	隨喜	隨喜	隨喜
		勸請	勸請
			回向

（五）追究《舍利弗悔過經》之原始的「懺悔行」階段

1、《經》的發端為請說懺悔業障法門，與其他三部相同

《舍利弗悔過經》發端¹⁴⁰說：

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意欲求佛道，若前世為惡，當何用悔之乎」¹⁴¹？

求成佛道，但為罪業所障礙，不容易成就，所以請說懺悔業障法門。

※這一說經的主要因緣，其他三部經是完全相同的。

懺悔經》（西藏譯名《聖大乘滅業障經》）。異譯的組織小異，分為懺悔及三聚——隨喜功德聚，勸請功德聚，回向功德聚。懺悔中，說到罪業隨心，空不可得的深義。」

¹³⁷ [原書 p. 577 註 9] 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p. 118–132。

¹³⁸ [原書 p. 577 註 10] 《大乘三聚懺悔經》（大正 24，1095b）。

¹³⁹ [原書 p. 577 註 11] 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p. 137–138。

¹⁴⁰ 【發端】 1.開始；起頭。2.特指一篇或一段文章的開頭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8，p. 570）

¹⁴¹ [原書 p. 577 註 12] 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0a）。

2、《經》末後顯示全經始終一貫重視懺悔法門，與其他三部不一

(1) 《舍利弗悔過經》

◎《舍利弗悔過經》末後說：

「其供養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千歲，不如持悔過經，晝夜各三過讀一日，其得福勝供養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，百倍千倍萬倍億倍」¹⁴²。

◎現存的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雖已編入「隨喜」、「勸請」，而末了的校量功德，還只說《悔過經》，與最初起問相呼應。如將「隨喜」、「勸請」部分略去，不是始終一貫的悔過法門嗎？

(2) 其他部

◎《菩薩藏經》說：「此經名滅業障礙，汝當受持！亦名菩薩藏，汝當受持！亦名斷一切疑，如是受持」¹⁴³！雖說了三個經名，但

◎「滅業障礙」（與「悔過」相同）是主名；

◎其他的「菩薩藏」、「斷一切眾生疑」，是一部分大乘經的通稱，如《富樓那經》、《華手經》等¹⁴⁴。

◎西藏所譯的，直稱為《大乘滅業障經》，

3、小結

所以，「懺悔業障」，是這部經的原始根本部分。

四、「懺悔」（pp. 573-574）

(一)「懺悔業障」成立的前提

這部經——「懺悔業障」成立的前提，是

◎十方諸佛現在的信仰；

◎業障極其深重而可以懺悔的信仰。

(二)「懺悔業障」的修行目的

1、免除對聖道修行的障礙

佛法中，「有罪當懺悔，懺悔則安樂」，在僧伽中，只是懺悔現在所違犯的，以免障礙聖道的修行。

2、修善滅罪

懺悔是心生悔意，承認錯誤，接受僧伽的處分（一般稱為「作法懺」）。如說：

「沙門釋子有滅罪法。……若人造重罪，修善以滅除；彼能照世間，如月出雲翳」¹⁴⁵，

◎這是通於在家眾的滅罪法。

◎「修善以滅除」，就是善業力大了，善業成熟感果而惡業不受報了。

¹⁴² [原書 p. 577 註 13] 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1b）。

¹⁴³ [原書 p. 577 註 14] 《菩薩藏經》（大正 24，1089c）。

¹⁴⁴ [原書 p. 577 註 15] 《大寶積經》（17）〈富樓那會〉（大正 11，450a）。《華手經》卷 10（大正 16，208c）。

¹⁴⁵ [原書 p. 577 註 16]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99（大正 27，511a）。

〔三〕「懺悔法」的演進

1、原始佛法無懺悔無始業障之說

所以懺悔無始以來的業障（後來演變為懺悔無始以來的「三障」——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）法門，是原始佛法所沒有的。

2、大乘佛法出現懺悔無始業障之說

而大乘的懺悔法，卻是懺悔無始以來的一切惡業。

〔四〕「罪業深重」可不可懺之說

1、「罪業深重」對修行的意義

業——罪業，經律師（論師）的論究，業力是愈來愈重了！現有《犯戒罪報輕重經》說：「犯眾學戒，如四天王天壽五百歲墮泥犁中，於人間數九百千歲」¹⁴⁶。

一念悔心就可以悔除的「眾學戒」，竟然罪惡重到這樣！

※罪業深重，可以使人反省悔改；但業力過重，也會使人失望，失去向上修道的勇氣。

2、一切業皆可轉可除之說法

一般說，業有「定業」與「不定業」。

〔1〕有部的譬喻師

但說一切有部的譬喻師說：「一切業皆可轉故，乃至無間業亦可令轉」¹⁴⁷；

〔2〕大乘懺悔法門

大乘懺悔法，五無間等定業，是可以悔除的，¹⁴⁸與譬喻師的思想相通。

〔五〕行懺悔法的依處

1、出家眾

出家眾的懺悔，一向在僧伽中推行。

2、在家眾

在家弟子應怎樣懺悔呢？

〔1〕在四眾中由教授師教授懺悔

在家弟子受八關齋戒的，依《增壹阿含經》，是在四部眾中，由教授師教他懺悔。

〔2〕懺詞與《舍利弗悔過經》前部分相合

懺悔的詞句，如十惡業，依貪瞋癡造，或由豪族、惡知識而造。不識佛、不識法，造破僧等逆罪¹⁴⁹，與《舍利弗悔過經》的前部分相合。¹⁵⁰

¹⁴⁶ [原書 p. 577 註 17] 《犯戒罪報輕重經》（大正 24，910b）。又《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》（大正 24，972b）。

¹⁴⁷ [原書 p. 577 註 18]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14（大正 27，593b）。

¹⁴⁸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p. 175-176：「無間業的力量削弱了，來生是否還要墮地獄？《阿闍世王問五逆經》說：『摩竭國王雖殺父王，彼作惡命終已，當生地獄，如拍毬[球]；從彼命終，當生四天王宮』。這是說：雖已悔過，地獄還是要墮的。不過墮到地獄，很快就脫離地獄，如拍球一樣，著地就跳了起來。大乘的《阿闍世王經》說：『阿闍世所作罪而得輕微』；『阿闍世雖入泥犁[地獄]，還上生天』。這可見（無間）業障的墮地獄，是決定的，不過懺悔以後，業力輕微了，很快會從地獄中出來。業障的懺悔，佛法中起初是這樣說的。」

¹⁴⁹ [原書 p. 577 註 19] 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6（大正 2，625b）。

¹⁵⁰ 《佛說舍利弗悔過經》卷 1（大正 24，1090a13-b17）。

(3) 懺悔對象的轉移，由四部眾轉向十方佛之懺悔

在出家眾為首的四部眾中，還是部派佛教傳統。

A、《法鏡經》透露出轉向十方佛懺悔之因由

◎《法鏡經》（大正 12，18c）說：

「居家修道者，……時世無佛，無見經者，不與聖眾相遭遇，是以當稽首十方諸佛。……誦三品經事，一切前世所施行惡，以自首悔，改往修來」。

◎懺悔，是要向佛及（聖）僧前舉行的。但釋尊已涅槃了，塔寺的舍利或像設，只是象徵而已。佛入涅槃，是究竟寂滅，是不再顧問¹⁵¹什麼的。《法鏡經》所說的「時世無佛」、「不與聖眾（僧）相遭遇」，正說明了懺悔的缺乏佛與聖僧的證明。

B、轉向十方佛懺悔之現實意義

◎在一般「四部眾」中舉行，對某些人是不能滿足的（特別是不滿僧制的）。在業力極重，可以懺悔而需要懺悔的要求下，十方諸佛現在的信仰，使懺悔開展出新的方式。

◎《舍利弗悔過經》說：「所以從十方諸佛求哀者何？佛能洞視徹聽，不敢於佛前欺；某等有過惡，不敢覆藏」¹⁵²。

※現在十方諸佛，雖是沒有看見的，但在信心中，與神教信仰的神，同樣是存在的。

C、十方諸佛的具體化

比之涅槃了的佛僅有舍利、形像，要具體得多。於是向塔寺、僧眾（四部眾）求懺悔的，轉向十方諸佛禮拜懺悔了。

五、「隨喜」（pp. 574-575）

（一）原始的「懺悔」，加上「隨喜」而成為二品行

向十方佛禮拜「懺悔」，是原始部分。加上「隨喜」，就成為二品行了。

1、「隨喜」通善惡

在佛法中，「隨喜」是通於善惡的，如說：

◎「手自殺生，教人令殺，讚歎殺生，見人殺生心隨歡喜。……如鐵槍投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」。

◎反之，「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口常讚歎不殺功德，見不殺者心隨歡喜。……如鐵鉞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」¹⁵³。

2、「隨喜」乃同情心

「隨喜」，是對別人所作的而起同情心；是從身口的行為而推究到內心。

（二）隨喜與回向相關聯

1、「迴向」的古義

◎《舍利弗悔過經》在說明隨喜後，接著說：

¹⁵¹ 【顧問】2. 諮詢；詢問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2，p. 358）

¹⁵² [原書 p. 577 註 20]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0b）。

¹⁵³ [原書 p. 578 註 21]《雜阿含經》卷 37（大正 2，275c）。《增支部》「十集」（南傳 22 下，270-271）。

「某等諸所得福，皆布施天下十方人民、父母；蜎飛蠕動之類，兩足之類，四足之類，多足之類，皆令得佛福德」¹⁵⁴。

以自己的福德，布施一切眾生，「皆令得佛」。

◎依經下文所說：「所得福德，皆集聚合會，以持好心施與天下十方」¹⁵⁵；

◎「布施」就是「持好心施與」，為迴向（pariṇāma）的古譯。

2、「隨喜」與「迴向」相連之意義

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隨喜與迴向相連，是以隨喜福德迴向一切眾生同成佛道的。

3、二品行的成立，與《小品》之〈佐助〉、〈迴向〉品之時代相近

◎隨喜與迴向相關聯，與《小品般若經》相同。所以懺悔、隨喜（迴向）二品行的成立，約與《小品般若經》〈佐助品〉、〈迴向品〉成立的時代相近。

◎雖然《舍利弗悔過經》是通俗的事相的行法，《小品般若經》是深智的「無相隨迴」，然隨喜與迴向相關聯，正是那個時代的意見。

（三）小結

◎這一行法，與深智的般若法門相聯合，也與重信的懺罪法門相聯合。

◎《彌勒菩薩所問經》，雖傳出遲一些，卻保存了二品行的古義。

六、「勸請」（pp. 575–576）

（一）「勸請」的由來

勸請——請佛住世，請佛轉法輪，從梵天王請轉法輪，阿難不請佛住世而佛入涅槃的傳說而來。

（二）「勸請」成為大乘行法的推測

勸請而成為大乘行者的行法，可能是由於：西元前後，北方的政局混亂，佛法也不免受到些破壞。於是末法思想，法滅的思想興起了。¹⁵⁶佛弟子對此土佛法失去了信心，信仰與護法的熱誠，轉而寄望於他方世界的現在諸佛，希望他方的佛法興盛，普利眾生（自己也願意到他方去）。

（三）勸請與懺悔、隨喜相合而成三品（三聚）法門

^[1]勸請十方諸佛，佛法長存，與^[2]懺悔、^[3]隨喜相合而成為三品修行。到這時，「滅業障法門」，被稱為「三聚法門」了。

¹⁵⁴ [原書 p. 578 註 22]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0c–1091a）。

¹⁵⁵ [原書 p. 578 註 23]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1a）。

¹⁵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7 章〈邊地佛教之發展〉，p. 427：「中印度衰落，西北印度異族的不斷侵入，在佛教受到損害時，不免泛起了佛法末日將臨的感覺。這所以《阿育王傳》中，敘述了三惡王的破壞佛法，接著說到拘舍彌（Kauśāmbī）法滅的預言。在律典中，拘舍彌是僧伽首先爭論分部的地方，看作佛法衰危的主要原因。面對三惡王的侵擾，佛教內部派別的紛歧，於是結合了『滿千年已，佛法欲滅』的『正法千年』說，拘舍彌爭論說，三惡王入侵說，作出拘舍彌法滅的預言，以勉勵佛弟子的護持佛法。」

七、「懺悔、隨喜、勸請」三品修行爲大乘初興最一般的行法 (p. 576)

〔一〕晝夜六時恒禮十方諸佛

這三品修行，都是禮拜十方諸佛的，日三時、夜三時——六時修行的。

〔二〕懺悔本爲求佛道，卻應時而倡三乘共學

◎滅除業障，本來是為了求佛道。但那時，大乘初興，是三乘共學的，所以說：

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阿羅漢道者，欲求辟支佛道者，欲求佛道者，欲知去來之事者，常……叉手禮拜十方，自在所向，當悔過言……」¹⁵⁷。

◎懺悔是三乘共學的，

〔三〕隨喜、勸請、迴向則但爲佛道者所學

而隨喜、迴向，或隨喜、勸請然後說迴向，只是為了佛道。

〔四〕回向居末而形成了四法行

迴向都是在末後的，所以形成了懺悔、隨喜、勸請、迴向——四法行。

〔五〕小結

◎在安玄（西元 168–188）所譯的《法鏡經》中，已說到《三品經》，可見西元二世紀初，《三品經》——「三聚法門」已經成立了。

◎這是大乘法中，最通俗最一般的行法，許多大乘經都說到這樣的行法。

◎但說到原始的、先行的大乘，那是禮拜十方諸佛的「懺悔（滅業障）法門」。這一部分，比《阿彌陀佛經》等都要早些，約與《道智大經》的時代相近。

¹⁵⁷ [原書 p. 578 註 24] 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0a）。

第五項 佛本起經 (pp. 578–587)

一、《佛本起經》 (pp. 578–582)

《佛本起經》，是與《六度集經》一樣，出於部派佛教，而為「大乘佛法」的前奏，所以也附在這裡來說。

〔一〕《大智度論》所說之《佛本起因緣經》

◎《大智度論》說：

◎「廣經者，名摩訶衍，所謂般若波羅蜜經，六波羅蜜經，華手經，法華經，佛本起因緣經……」。

◎「本起經，斷一切眾生疑經，華手經，法華經，……六波羅蜜經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，……皆名摩訶衍」¹⁵⁸。

◎《智度論》所列舉的大乘經，《六波羅蜜經》以外，提到了《本起經》或《佛本起因緣經》。

◎「本起」是阿波陀那——譬喻；

◎「因緣」是 *nidāna* 的義譯。

◎「本起」與「因緣」，本來是十二分教的二分，但在北方，「本起」（譬喻）與「因緣」，相互關涉，可以通稱，¹⁵⁹所以《大智度論》，就稱之為《佛本起因緣經》。

〔二〕佛本起因緣經，即是佛傳

這裡所說的「佛本起因緣」，是佛的「本起因緣」，也就是佛傳，但只是佛傳的一部分。

1、漢譯本的佛傳

屬於佛傳的，漢譯有很多不同的本子，如：

◎《修行本起經》	2 卷	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
◎《太子瑞應本起經》	2 卷	吳支謙譯
◎《異出菩薩本起經》	1 卷	晉聶道真譯
◎《中本起經》	2 卷	漢曇果共康孟詳譯
◎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	4 卷	劉宋求那跋陀羅譯
◎《佛說普曜經》	8 卷	晉竺法護譯
◎《方廣大莊嚴經》	12 卷	唐地婆訶羅譯
◎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》	前 9 卷	唐義淨譯
◎《眾許摩訶帝經》	13 卷	趙宋法賢譯
◎《佛本行集經》	60 卷	隋闍那崛多譯

※這些佛傳，前四部都稱為「本起」。

¹⁵⁸ [原書 p. 586 註 1]《大智度論》卷 33 (大正 25, 308a)。又卷 46 (大正 25, 394b)。

¹⁵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3 章〈本生·譬喻·因緣之流傳〉，pp. 115–116：
「『譬喻』在北方，通於佛及弟子，也通於善惡。這些『譬喻』，又與業報因緣相結合；『譬喻』與『因緣』的部類，有些是不容易分別的。如《大譬喻經》，或作《大因緣經》，就是一例。與『因緣』結合的『譬喻』，在當時的通俗弘法，引用來作為事理的證明，所以或譯為『譬喻』、『證喻』。」

2、其他部派的佛傳

◎此外，還有

◎說出世部（Lokottaravāda）的梵本《大事》（Mahāvastu-avadāna），

◎與銅鑠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《小部》的《因緣談》（Nidānakathā）。

◎據《佛本行集經》末說：

「當何名此經？答曰：摩訶僧祇師名為大事；薩婆多師名此經為大莊嚴；迦葉維師名為佛往因緣；曇無德師名為釋迦牟尼佛本行；尼沙塞師名為毘尼藏根本」¹⁶⁰。

◎尼沙塞（Mahīśāsaka）——化地部的佛傳，是名為《毘尼藏根本》的；

◎「根本」是依處，也有「因緣」的意義。

◎梵本《大事》開端說：「（佛教）中國聖大眾部中，說出世部所誦毘尼大事」。

※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中說出世部的佛傳，名為《大事》，與《佛本行集經》所說相合。

（三）佛傳與「律藏」的關係

1、佛傳依「律藏」而編集出來

《毘尼大事》，與化地部的《毘尼藏根本》，都說明了佛傳與「毘尼」（vinaya）——「律藏」的關係；佛傳是依「律藏」所說，補充而單獨編集出來的。

2、「律藏」中的佛傳目的

有關釋尊成佛、度眾出家的事跡，「律藏」中說到的有二處：

（1）說明建僧的因緣

一、《銅鑠律》的《小品》「大犍度」，《五分律》的「受戒法」，《四分律》的「受戒犍度」，從如來（或從種族、誕生、出家、修行）成佛說起，到度舍利弗（Śāriputra）等出家止，為成立「十眾受具」制的因緣¹⁶¹。

（2）說明破僧的因緣

二、《銅鑠律》的《小品》「破僧犍度」，《四分律》與《五分律》的「破僧違諫戒」，說到釋尊回迦毘羅（Kapilavastu），度釋種提婆達多（Devadatta）等出家，這是「破僧」的因緣¹⁶²。

（3）小結

敘述釋尊的成佛、度眾出家，是為了說明成立僧伽，或破壞僧伽的因緣，所以稱為「因緣」、「本起」的佛傳，都只說到化度舍利弗等，或化度釋種就結束了。

3、就建僧因緣而辨明佛傳內容之特質

依據這一點去考察，如[：]

¹⁶⁰ [原書 p. 586 註 2]《佛本行集經》卷 60（大正 3，932a）。

¹⁶¹ [原書 p. 586 註 3]《銅鑠律》《小品》（南傳 3，179）。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15-16（大正 22，101a-110c）。《四分律》卷 31-33（大正 22，779a-799b）。

¹⁶² [原書 p. 586 註 4]《銅鑠律》《小品》（南傳 4，278-283）。《四分律》卷 4（大正 22，590b-591c）。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3（大正 22，16c-17b）。

(1) 敘述到化度釋種為止的佛傳型態

一、

◎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》的前 9 卷，與《眾許摩訶帝經》，是同本異譯。這是根本說一切有部（Mūlasarvāstivāda）的佛傳，敘述到化度釋種為止（接著就說破僧）。

◎依《佛本行集經》說：

⊙薩婆多（Sarvāstivāda）——說一切有部的佛傳，是名為《大莊嚴》的。

⊙《佛說普曜經》與《方廣大莊嚴經》，是同本異譯，雖已大乘化了，但所敘佛傳，直從菩薩在兜率天「四事觀察」說起，到化度釋種為止，與根本說一切有部的佛傳，還是一致的。

◎《中本起經》（約西元 200–220 年譯）上卷，從定光佛（然燈 Dīpaṃkara）授記起，回迦毘羅度釋種止；五比丘中有十力迦葉（Daśabalakāśyapa），與《十誦律》相同，這是說一切有部初期的佛傳。

(2) 敘述到化舍利弗等而止的佛傳型態

二、

◎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（西元 450 頃譯），從然燈佛授記起，到度舍利弗、目犍連（Mahāmaudgalyāyana）、大迦葉（Mahākāśyapa）止。

◎又《異出菩薩本起經》（西元 300 頃譯），《太子瑞應本起經》，也從然燈佛授記說起，到化三迦葉止。

※《五分律》說：「如瑞應本起中說」¹⁶³；現存的《太子瑞應本起經》，可能是化地部的佛傳。

《佛本行集經》說：「迦葉維師名為佛往因緣」與《過去（現在）因果經》，也可能是同名異譯。

(3) 小結

這幾部佛傳，都說到度舍利弗等而止。在律藏中，接著就是成立「十眾受具」，所以這幾部都是成立僧制的因緣。

(四) 源自律藏的佛傳本為建僧與破僧之因緣而出，然亦可為其他因緣而出

淵源於「律藏」的佛傳，本只是建僧因緣，破僧因緣，但佛傳當然也可以作為其他的因緣。如[：]

◎^[1]竺大力與康孟詳共譯的《修行本起經》，從然燈佛授記起，到化二賈客止，這可說是「轉法輪」的因緣。

◎^[2]銅鑠部《小部》的《本生》前，有《因緣談》：

⊙從然燈佛授記，到菩薩天壽將盡，為「遠因緣」。

⊙從兜率降生到成佛，為「次遠因緣」。

⊙從七七日用法樂，到祇園精舍（Jetavanānāthapiṇḍadāsyaṛāma）的建立，是「近因緣」：

※這是說本生的因緣¹⁶⁴。

¹⁶³ [原書 p. 587 註 5]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15（大正 22，102c）。

◎^[3]如《中本起經》，下注「次名四部僧始起」。全部說到三月食馬麥而止；依「律藏」，這是「制戒」的因緣。

◎^[4]如《佛本行集經》，當然是屬於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的佛傳，但成立比較遲，受到說一切有部的影響，也以化度釋種為止，與《四分律》的古說不合。

◎^[5]《大事》也分為三編：

○初從然燈佛授記，到護明（Jyotipāla）菩薩受記；

○次從生兜率天，到菩提樹下成佛；

○後從初轉法輪，到化度諸比丘止¹⁶⁵，與《佛本行集經》相近。

（五）小結

總之，現存的佛傳，稱為「大事」、「因緣」（本起）、「本行」、「大莊嚴」，都只說到初期化度諸比丘的事跡；這是為了說明建僧、破僧、說法、制戒、說本生的因緣而敘述出來的。

二、佛傳（《佛本起因緣經》）的新增內容為部派所共信（pp. 582-585）

（一）《本起經》繼承了《長阿含經》的意趣——極力宣揚「甚希有法」

淵源於「律藏」的各部佛傳——《本起經》，可說繼承了《長阿含經》的意趣，極力宣揚釋尊的崇高偉大，傳有太多的「甚希有法」。如

◎從右脇出生；

◎生下來向四方各行七步，宣說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，

※都表顯了釋尊超越常人的特性。

（二）新增了原始佛教三藏所沒有的內容

姑不論這些引起一般信仰的部分，就是修行上，也有了原始佛教——「經」、「律」、「論」藏所沒有的新內容，

1、經證一

（1）經文

如《修行本起經》¹⁶⁶說：

○「便逮清淨不起法忍」。

○「於九十一劫，修道德¹⁶⁷，學佛意，行六度無極。……累劫勤苦，通十地行，在一生補處」。

○「廓然大悟，得無上正真道，為最正覺。得佛十八法，有十神力，四無所畏」。

（2）釋義

◎「不起法忍」，是無生法忍。

◎「學佛意」，是發菩提心。

¹⁶⁴ [原書 p. 587 註 6]《小部》《本生》（南傳 28，1-204）。

¹⁶⁵ [原書 p. 587 註 7]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所述（4751b-4752b）。

¹⁶⁶ [原書 p. 587 註 8]《修行本起經》卷上（大正 3，462b、463a）。又卷下（大正 3，471c-472a）。

¹⁶⁷ 印順導師著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 285：「十善業，是道德律，確立人生道德的價值，指出人類應行的正行。……這十善業道，為佛教的人生道德律。行十善業，能夠自利利他，所以說他『是名為慈善』的事業。」

- ◎「六度」是菩薩修行的法門；
- ◎「十地」是菩薩修學的歷程。
- ◎「一生補處」，是生在兜率天，再一生就要成佛了。
- ◎「佛十八法」，是十八佛不共法。

(3) 小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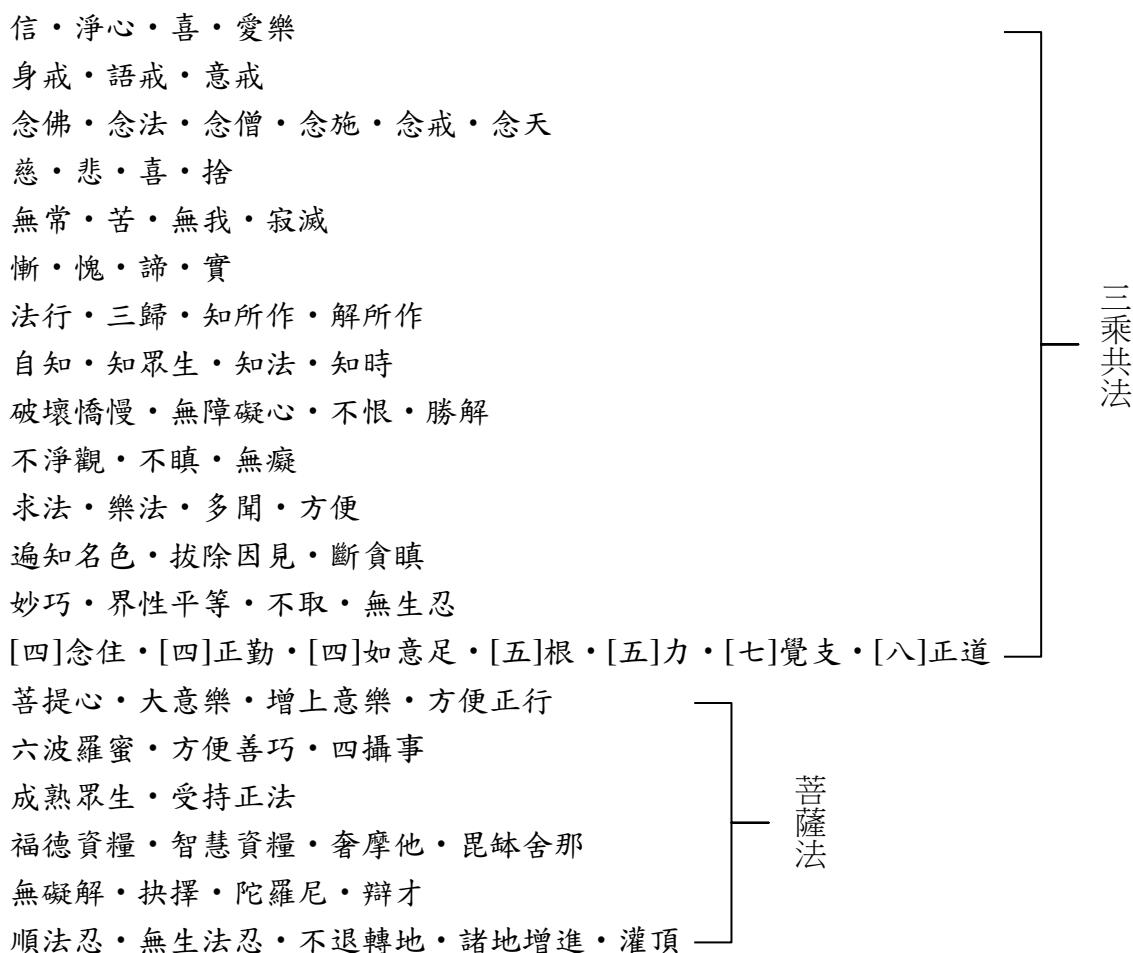
這些，都是「三藏」所沒有的新內容。《太子瑞應本起經》，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（缺「佛十八法」），都是這樣說的。

2、經證二

在《佛本行集經》，《佛說普曜經》，《方廣大莊嚴經》中，說到菩薩在兜率天上，為天子們說「百八法明門」，

(1) 經文

依《方廣大莊嚴經》卷 1（大正 3，544b-545a）所說，列舉如下：



〔2〕釋義

◎上來列舉的，意義都很明白。只有「妙巧」等四句，意思是：

- ◎「妙巧」是蘊善巧，遍知苦；
- ◎「界性平等」，是斷一切集；
- ◎「不取」，是六處不取著，修行正道；
- ◎「無生忍」是證入寂滅。

——這四句是約四諦（也是蘊、界、處、滅）說的。

◎「諸地增進」，別譯作「從一地至一地」，就是「十地」。

※在這百八法門中，「菩提心」以前，是共三乘法；以下是獨菩薩法。

〔3〕小結

百八法門中，說到了「菩提心」、「六波羅蜜」、「方便善巧」、「無生法忍」、「陀羅尼」、「諸地」、「灌頂」；《大事》說到了「十地」。這些大乘重要的內容，都出現於佛傳中，無怪乎《大智度論》要以《佛本起經》為大乘經了！

〔三〕小結

◎比較的說，說一切有部與銅鑠部的佛傳，雖極力表彰佛的偉大，但還少些大乘的氣息。

◎然說一切有部說四波羅蜜¹⁶⁸，銅鑠部說十波羅蜜圓滿而成佛¹⁶⁹，波羅蜜的項目，部派間雖多少不同，而波羅蜜為成佛的因行，已成為一切部派共同的信仰。

三、《佛本起因緣經》——佛傳，可能經過大眾與分別系思想之洗禮，引發了大乘之開展（pp. 585–586）

〔一〕《六度集》與《佛本起》，成為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中介

◎《佛本起因緣》——佛傳，是依於「律藏」，經補充而集成的。

◎《六度集》與《佛本起》，成為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中介。

〔二〕《佛本起因緣經》含有新的內容

這是部派佛教所集出，卻含有新的內容。

1、燃燈佛授記

〔1〕法藏部

在《佛本起》中，釋尊過去世，為然燈佛所授記，當來成釋迦牟尼佛（Śākyamuni）。這是各部「律藏」所沒有的，《四分律》卻例外¹⁷⁰。

〔2〕有部

◎說一切有部，也有然燈佛授記的傳說（是一切部派所公認的），卻沒有編入「三藏」，如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83（大正 27，916b）說：

「然燈佛本事，當云何通？……答：此不必須通，所以者何？此非素怛纜、毘奈耶、阿毘達磨所說，但是傳說；諸傳所說，或然不然」。

◎然燈佛授記，是傳說（屬於「雜藏」），是不必盡然的。與說一切有部有關的佛傳，如《眾許摩訶帝經》、《佛說普曜經》等，也就沒有編入然燈佛授記的事。

¹⁶⁸ [原書 p. 587 註 9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78（大正 27，892a）。

¹⁶⁹ [原書 p. 587 註 10]《小部》《本生》（南傳 28，95–100）。

¹⁷⁰ [原書 p. 587 註 11]《四分律》卷 31（大正 22，782a–785c）。

(3) 大眾部、分別說系

然在大眾部，分別說系（Vibhajyavāda）中，

◎然燈佛授記，對於釋尊的歷劫修行，是一關鍵性大事。

◎因為確認然燈佛授記時，菩薩「得無生法忍」，然後「菩薩為欲饒益有情，願生惡趣、隨意能往」¹⁷¹；

※大菩薩的神通示現，普度眾生，都有了理論的根據。

2、菩薩種種本生，讓菩薩修行階位得以安立

菩薩的種種本生，分別前後，才有發心、修行，不退轉（得無生忍）、菩薩最後身的行位安立；有「從一地至一地」的「十地」說的成立¹⁷²。

3、由陀羅尼之歸屬，能了知佛傳經過補充而集成

如「陀羅尼」，

◎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聲聞法中何以無是陀羅尼名，但大乘（法）中有」¹⁷³？可見聲聞三藏，是沒有陀羅尼的，可說陀羅尼是獨菩薩法。

◎然《智度論》又說：「阿毘曇法，陀羅尼義如是」¹⁷⁴。可見部派佛教中，也有說陀羅尼的，並且以阿毘曇的法門分別，分別陀羅尼。

※屬於法藏部的《佛本行集經》，的確已說到陀羅尼了。

(三) 總結

佛傳，可能經過再補充，但這是部派佛教，主要是大眾部與分別說部的新內容，引發了「大乘佛法」的開展。

¹⁷¹ [原書 p. 587 註 12]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 49，15c）。

¹⁷² [原書 p. 587 註 13]《普曜經》卷 1（大正 3，487c），譯作「從住至住法門，至阿惟顏」（灌頂），所說與「十住」說相合。

¹⁷³ [原書 p. 587 註 14]《大智度論》卷 28（大正 25，269b）。

¹⁷⁴ [原書 p. 587 註 15]《大智度論》卷 5（大正 25，95c）。

第六項 菩薩藏經與佛諸品 (pp. 587-590)

一、《菩薩藏》乃先行大乘聖典 (pp. 587-588)

◎如上文所說的，《六波羅蜜經》，《道智大經》，《三品經》以外，還有《菩薩藏經》，也見於《離垢施女經》、《遺日摩尼寶經》、《月燈三昧經》等¹⁷⁵。

◎《菩薩藏》，的確是先行的大乘，

◎法藏部 (Dharmaguptaka) 已立「菩薩本因即名菩薩藏」¹⁷⁶；

◎大眾部 (Mahāsāṃghika) 也立「菩薩藏」，如《分別功德論》所說¹⁷⁷。

※依法藏部，「菩薩藏」是菩薩的本因——「本生」之類；

依《分別功德論》，「菩薩藏」中是有「方等大乘」的。

二、大小乘《菩薩藏》的差別 (p. 588)

(一) 部派佛教：有關菩薩事的總集

部派佛教的「菩薩藏」，是有關菩薩事的總集。

(二) 大乘佛教

1、大乘經的通稱

在大乘經中，「菩薩藏」是一分大乘經的通稱；

2、一部經的別名

然依《遺日摩尼寶經》等，「菩薩藏」也是一部經的別名，但部類無法確定。

三、由漢譯的《菩薩藏經》來檢討其意義 (pp. 588-589)

(一) 四種譯本

在漢譯的大乘經中，稱為《菩薩藏經》的，有：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|
| [1] 《菩薩藏經》 | 1 卷 | 梁僧伽婆羅譯 |
| [2] 《菩薩藏經》 | 3 卷 | 秦鳩摩羅什譯 |
| [3] 《大菩薩藏經》 | 20 卷 | 唐玄奘譯 |
| [4] 《大乘菩薩藏正法經》 | 40 卷 | 趙宋法護等譯 |

(二) 僧伽婆羅所譯的版本

◎這四部經中，僧伽婆羅 (Saṃghavarman) 所譯的《菩薩藏經》，是《大乘三聚懺悔經》的異譯。

◎依《離垢施女經》，「菩薩藏」與「三品法」並列。而僧伽婆羅譯本，以「三品法門」為《菩薩藏經》，是通稱的「菩薩藏」，而不是一部的專稱，與別有《菩薩藏經》不合。

¹⁷⁵ [原書 p. 589 註 1] 《離垢施女經》 (大正 12, 95c)。《遺日摩尼寶經》 (大正 12, 189c)。《月燈三昧經》卷 7 (大正 15, 598a)。

¹⁷⁶ [原書 p. 589 註 2] 《三論玄義檢幽集》卷 6 (大正 70, 465b)。

¹⁷⁷ [原書 p. 589 註 3] 《分別功德論》卷 1 (大正 25, 32b)。

（三）鳩摩羅什所譯的版本

◎鳩摩羅什（Kumārajīva）所譯的《菩薩藏經》，就是編入《大寶積經》（17）的〈富樓那會〉。

◎經說持戒、頭陀、忍辱、精進、智慧；智慧中說一切法空，明多聞求法的重要。

※這是初期大乘經，不是「先行大乘」。

（四）其他二種版本，為同本異譯，舉玄奘譯本來論述

後二部，是同本異譯。這部《大菩薩藏經》，

◎第一〈開化長者品〉，說明出家的解脫法門。

◎從第二品以下，是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、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、《無盡意經》、《諸法無行經》等編集所成，這是可以比對而知的。

※這是後期大乘的纂集，所以部帙龐大，與初期大乘經所說的《菩薩藏經》，當然是不同了。

（五）小結

總之，初期所傳的《菩薩藏經》，還不能確切的知道是那一部。

四、「佛諸品」，可能為「諸佛三品經」之舊譯（p. 589）

◎《遺日摩尼寶經》說：「六波羅蜜，及菩薩毘羅（藏）經，及佛諸品」¹⁷⁸。¹⁷⁹

◎〈佛諸品〉，異譯都缺。

◎或以為：〈佛諸品〉是〈佛語品〉的誤寫。

◎然《離垢施女經》說：「誦習三品諸佛經」¹⁸⁰。

◎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菩薩禮佛有三品」¹⁸¹。

※〈三品法〉是與十方諸佛有關的，所以〈佛諸品〉，可能為《諸佛三品經》的舊譯。

五、結（p. 589）

原始的先行的大乘經，依上來的研考，主要為：

◎重悲的《六度集經》；

◎重智的《道智大經》——「原始般若」；

◎重信的《三品經》——禮十方諸佛的「懺悔法門」。

※在大乘機運成熟聲中，分頭傳出，奏起了大乘的序曲，一步步的進入「大乘佛法」的時代。

¹⁷⁸ [原書 p. 590 註 4]《遺日摩尼寶經》（大正 12，189c）。

¹⁷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9 章〈大乘經之序曲〉，p. 553：「從古譯大乘經中，所見的大乘經，推定為『先行大乘』。如《大阿彌陀經》所說的《道智大經》、《六波羅蜜經》；《遺日摩尼寶經》所說的《六波羅蜜經》、《菩薩藏經》、〈佛諸品〉；其他古譯經所說的《三品經》、《菩薩藏經》、《六波羅蜜經》。」

¹⁸⁰ [原書 p. 590 註 5]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95c）。

¹⁸¹ [原書 p. 590 註 6]《大智度論》卷 61（大正 25，495b）。